

白落梅
著

月小如眉
弯



一弯冷月，独照伊人醉意阑珊的心事
一梦华胥，皆为命运别有用心安排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月小似
眉弯

上册

白落梅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小似眉弯 / 白落梅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113-1178-8

I. ①月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20222号

● 月小似眉弯

著 者/白落梅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文 轩

特约监制/马志明

特约编辑/刘鹏飞

封面设计/嫁衣工舍

版式设计/新兴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/45.5 字数/600千字

印 刷/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版 次/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1178-8

定 价/4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 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若你安好，
若我还在

良辰若水，新月留白。瓷瓶里盛上净水，插一枝瘦柳，清简空灵，素心天然。褪去岁月烟尘，卸下世事轻妆，原来每一次放下，都是重生。

这是一个烟火迷离的世界，万物各安其因缘天性，荣枯有序，起落无心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城，世情熙攘，三千幻象，尽在其间。沦陷在城池久了，几乎辨认不出真假。好在人世间的生灭故事，聚散情感，自古由来相通。假亦是真，真亦是假，千回百转，到底归尘。

生命的本身，就充满了传奇和杜撰。所以无论是现世，还是戏中，或是梦里，我们都要平和对待，淡然相处。读一本书，演一出戏，爱一个人，都是缘分。你可以不相信永远，但不能疑惑它曾经真的存在过。

原谅一切，宽待所有，并非是纵容，而是真的洗尽铅华，明心见性。佛说，红颜白骨皆是虚妄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

无论你我是陌路相逢，还是前缘已定，总之，能够守候的就只是今生。尽管日子山长水远，但风雨江湖，来去飘忽，我们都要天涯珍重。有一天，自会重逢，若你安好，若我还在。

白落梅

壬辰年春于太湖



目 录 上册

第一卷 人间风月 / 001

第二卷 宫深似海 / 059

第三卷 春寒梦断 / 127

第四卷 落英纷洒 / 171

第五卷 华胥梦境 / 245

人间风月
第一卷



金陵三月春犹怯

金陵城。隆元十五年农历三月初三，历书上写，是个吉日。三月三为上巳日，是历代才子佳人游春踏青的日子，这一天也是金陵城一年一度选花魁之日。

碧云高天，杨柳飞花，整个金陵城浸染在一片流光溢彩的锦绣繁华中。轻扬的烟尘夹杂着珠粉的气息在街巷肆意铺展。路上行人如织，楚钗河上的画舫游船已排成长龙。盛隆街上香车宝马，络绎不绝，有摆卖字画的老者，有表演绝技的艺人，有称骨相面的术士。而平日里只有夜晚才热闹的烟花巷在今天竟比任何一处都要喧嚣。

这是我生命里第十六个春天，本该是花样年华，可菱花镜里，我似乎比往年要憔悴了些，不再有那般如花笑靥。

选花魁是金陵城每年都要举办的活动，评选出一位才貌双全的佳人为花魁。自然，所参选的女子不是官宦佳媛，亦非名门闺秀，而是金陵城中几家最为知名的妓院里的出色歌妓。这些名妓聚集在一处，比试琴棋书画，笙歌妙舞。而台下观赏的则为各处慕名而来的名流雅士，上有王孙子弟，下有市井凡夫。其间虽也有才高之辈，可大多是庸庸之客。

我是烟花巷迷月渡的一名歌妓，在此已有两年光景，去年选花魁时我染病在身，未曾参加，今年妈妈点名要我出场。说实话，这样的花魁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诱惑。

临窗而立，已见巷内的车轿整齐地排列，只待院中的姑娘收拾上轿了。



丫鬟红笺备好了胭脂珠粉待我梳妆打扮，我着一袭淡绿裙衫，胸前的绣花也甚为简约。坐在菱花镜旁，轻轻说道：“粉施薄些，眉画柳叶，鬓上插我素日里喜欢的那只碧玉的梅花簪便好。”

红笺望着镜中的我，笑道：“小姐的心思旁人不知，我还不知么？你平日就打扮得素净，不喜过于娇艳之色。”

红笺是我的贴身丫鬟，六岁便跟了我，那一年，我四岁。我本是金陵城外一普通人家的女儿，爹娘膝下只有我一人承欢。只是在我十二岁那年，爹娘双双因饮下毒酒身亡，前来验尸的仵作说爹娘是自杀，至今我也不知二老为何要选择抛弃他们唯一的女儿离去。此后，我与红笺流落金陵城，红笺染得重病，是迷月渡的妈妈借我五十两纹银为她治病。而我，就成了迷月渡卖艺不卖身的歌妓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后，只听到妈妈在楼道嚷叫：“眉弯，瑶沐，你们俩给我利索点儿，今日我们迷月渡定要争出个花魁。”

红笺朝门口吐着舌头：“我当什么呢，还不是为了岳府那一千两的赏金。”

话音刚落，门被推开。妈妈匆匆走进来，打量我一番，喊道：“你这装扮怎么行，太素了，给我鲜艳些，才能夺人眼目。瑶沐比你打扮得艳丽多了，今年我们迷月渡就你们二人参选，你要为妈妈我争点儿颜面回来。”

我对着镜子，将那朵新鲜的白牡丹斜簪在头上，说道：“妈妈放心，我自会给他们一个别样容颜的沈眉弯。”

妈妈冷笑一声：“要知道，我们是歌妓，不是名媛佳丽，看客喜欢的是花柳桃红，不是阳春白雪。”随后转身甩帕而去，又丢下一句话：“给我利索点儿，轿子在门外候着呢。”

我亦冷笑，我沈眉弯不屑于那些碌碌男儿的目光。

选花魁的地点是金陵城内所专设的一个毓秀阁，临着楚钗河，阁外的台上为歌妓们献技的场地，阁内为歇息之所。

我进毓秀阁的时候，各院的女子几乎已到齐，莺莺燕燕地站了一屋子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

一屋子的歌妓，与我相熟的只有莹雪楼的画扇姑娘，她已连夺两年的花魁。我与她曾在翠梅庵进香时萍水相逢，此后便引为知己，情谊已非同一般。她看见我进阁，走过来执我的手，面含喜色细语道：“几日不见妹妹，越发清新动人了，这般姿容，实在淡雅脱俗，让人看了心中洁净。”

我含笑道：“姐姐这样说，要羞煞眉弯了。”

她笑看着我，依旧执着我的手。我方仔细打量她，一袭桃红裙装，身形婀娜，梳一个双环髻，插一支凤凰金钗，流珠摇曳。额上贴一朵镶金花钿，耳上吊一串红宝石坠子。见她眉黛间自有一种风流韵致，气度雍容高雅，又惊艳倾城。

禁不住惊叹道：“姐姐这等绝色佳人，任谁人看了都要永生难忘。”

画扇轻轻抿嘴一笑：“妹妹莫要打趣我了，其实不过是来逢场作戏，不为开始，不为过程，只为那个结局罢了。”

画扇此间的话我自能领略几分，花魁这头衔虽不是多么大的荣耀，对于一个歌妓来说，却算是用来显示身份的一道灵符。有了这道符，可以免去许多的屈辱，亦可以享受一般的歌妓所不能有的待遇。

因是等候开场，我便与画扇叨絮起这几日的事来。红笺也与画扇的丫鬟湘苓在一旁私语。

只听得尖锐的叫声从屋子那端传来：“哎呀，你作死啊，这个时候搞出这事。”我和画扇转过头去，只见一老鸨四十出头模样，着一身大红的裙装，满头花饰，脸上涂抹着厚厚的胭脂，睁着怒目，一手扯着一个小丫鬟呵斥着。

被扯住的小丫鬟着一身绿衫，眉目略显几分秀气。此时已吓得浑身发颤，低头垂泪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是……不是有意的。”

那老鸨眼神越发地凶狠起来，扬起手来，对着小丫鬟就是一耳光：“小蹄子，还敢顶嘴！”

小丫鬟被打得退了两步，赶紧扑通跪在地上：“不敢了，妈妈饶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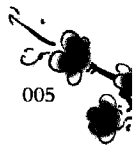
只见一女子走过来，指着跪地的小丫鬟道：“你这蹄子是该换了去，素来做事就不用心，偏生在这时候把我琴弦弄断，眼看着要到手的花魁被你这一弄……”她两眉轻蹙，脸色显得有些焦急。

老鸨用力地指着小丫鬟的脑袋，弄得她身子直往后仰。呵斥道：“你这死丫头，你知道妈妈我今年为她选魁费了多少心思么，这紧要时候还给我坏事。”说完，又吼道：“你给我死跪在这，选魁结束后再给我滚回去。”

跪在地上的小丫鬟吓得瑟瑟发抖，轻轻地哭泣。

我心中甚是恼怒，欲要上前阻止，画扇轻轻拉住我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莫去惹她们，她是翠琼楼的妈妈，可是出了名的凶悍。她身边那女子是翠琼楼的头牌殷美美，据说也是个冷美人，只是她琵琶弹得绝妙，这两年我得魁，都只是略胜她一点儿。”

“哦？怪不得方才她说眼看花魁都要到手了，仿佛她们已做好了十分的准



备。”我低声道。这才仔细打量殷羨羨，只见她一袭浅紫色裙装，髻上别一支碧玉簪，几颗珠子玲珑地镶嵌在上面，耳上一对幽蓝的宝石耳坠摇曳出冷光。她双眉似蹙，五官精致，神色里透露出一丝冷韵。

一屋子的姑娘、老鸨，只是旁观，竟无一人上前劝阻。

我见跪地的小丫鬟低眉落泪，心有不忍，便走过去，笑着对老鸨说：“妈妈您大人有大量，何必跟一小丫鬟计较，今日选魁之日，莫扰了心情才是。”

老鸨打量着我，笑道：“我道是谁呢，这不是迷月渡里的眉弯姑娘嘛，素闻你才貌清绝，不落流俗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了。”

我微微一笑：“妈妈说笑了，眉弯不过是胭脂堆里的人物，何来清绝之说。只望妈妈饶过这不懂事的小丫鬟，大家也好高高兴兴地准备选魁了。”

随即，我又转向殷羨羨身边，柔声说道：“姑娘也莫恼，我这里备有琵琶，虽不及姑娘那把名贵，只是凭姑娘的才艺想来任何一把琵琶弹来都如若仙乐，玉坠珠倾。”

殷羨羨只不作声，冷冷一笑，拂袖转身。

站在一边的老鸨“哼”了一声也不再作声。

我抬手搀起了跪在一旁的小丫鬟，轻声道：“起来吧。”

小丫鬟满脸感激，擦去眼泪，躬身垂首谢道：“烟屏多谢姑娘今日解围，姑娘的恩情，烟屏会铭记于心。”

我薄薄一笑，招手唤上红笺，此时她已将琵琶取来递给烟屏。烟屏手抱琵琶，又躬身对我说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我笑了笑，拂一拂袖，转过身朝画扇走去。

画扇走过来轻轻执我的手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一会儿选魁时你没有琵琶如何献艺？”

这边，站在我身旁的妈妈早已嚷嚷道：“我看姑娘也太大方了，帮人把自己的琴都给帮没了，一会儿献艺莫不成了献丑。”转身又对着瑶沐说：“看来我们迷月渡只得指望姑娘你了。”

我冷冷地瞟了妈妈一眼：“这点不劳妈妈费心，眉弯自有打算。”

瑶沐对我微微一笑，我也朝她回了一个笑。两年来，我们虽同在一所妓院，素日里却极少有往来，她个性喜闹，整日里有许多王公子弟来迷月渡与她欢乐。她与其他姐妹也常一起说笑打闹，独我素来不爱言语，她也不多相扰。有时妈妈怪责我，她反而几番相助，这让我对她亦多了几分好感。

一旁看热闹的人也散了，各自去为自己做准备。

我与画扇相伴坐下，端过茶杯，饮一盏碧螺春润喉。淡定地与她说：“姐姐

莫要为我担心，琵琶虽赠人，与我来说倒也无碍。今日我亦无心争夺花魁，只当来充个数，免得又惹妈妈说三道四，扰我清静。再者我一贯不是太喜欢琵琶的音调，婉转有余，却难抵心境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喜玉笛，悠扬清润，直抒我意。”

画扇也端起茶杯，轻抿一口，说道：“妹妹今日善举，愈显得你的落落大方，再听此一席话，更令我心中豁然许多。”

我微笑说：“姐姐莫听我胡言，我无意争夺花魁是平日来懒惰成性，且不说姐姐才情佳貌出类拔萃，单凭那些院中的姑娘也不可轻视，我是不想费那个心思了。”

画扇心之动容，握紧我的手，感叹道：“妹妹，你一片素心如月，只是我们身为歌妓，却无法做得顺意自如。若是机缘巧合，遇一良人，可以托付终身倒也作罢。倘若内敛于心，不得舒展，明珠蒙尘，久居风月场所，待到人老珠黄，谁人为我们擦拭风霜呢？”

我心中暗自惊叹，画扇竟是如此明白之人。想起当日在翠梅庵时妙尘师太对她说的话：“欲将此生从头过，但看青天一缕云。”仿佛，这句话冥冥之中不仅暗示了她的命运，也扣住了我因果。

毓秀阁外已是人山人海的沸腾声，我知道，争夺花魁的序幕就要开始了。

毓秀阁中琼花落

当我们站立在毓秀阁为选花魁所设的台上时，下面真是一片繁喧之景。前排的雅座坐着的都是金陵城内的王公子弟与才子名士。而正中间坐着的则是金陵城的首富岳承陞，他家财万贯、富可敌国，据说当年大齐灭大燕时他的功劳首居第一，当朝皇帝欲封他为相，可他却拒绝在朝为官，所以皇帝为他建了一座豪华的府邸，赏赐黄金珠宝、良田美人，数不胜数。且他在金陵城的地位也可说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这几年选花魁的赏金都是由他所出，且他本人每年在毓秀阁主持这场选赛，可见选花魁虽为歌妓所设，名声却早已远播了。

我稍一抬眼望去，台下人声鼎沸，百态千姿。恰好又是初春明日，东风涤荡，楚钗河边的杨柳袅娜生烟。画舫排成长龙，连画舫上也站满了人。这样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，热闹得让人觉得眩晕。

前来参选的歌妓站成一排，画扇与我立在一起，因她是这两年的花魁，正中间的位置属她。



只听见莹雪楼的妈妈尖细的嗓音喊道：“今日又是我们金陵城一年一度的选花魁之日，承蒙岳大人抬爱，让我们这些烟花巷的姑娘也有了展示才貌的机会，也让在场的王公贵胄、公子名士也可以一睹姑娘们的风采。选出今日花魁，热闹一下，给各位大人怡情，也算是聊寄风雅了。”因为这两年都是画扇夺得花魁，想来莹雪楼的妈妈也因此沾了光，选她为主持了。

台下此刻已是一片欢呼之声。她举了举手，又继续说道：“下面请岳大人为我们说上几句。”一片掌声响起。

红木雕花的镶金宝座上坐着的正是岳承隍了，此刻他已站起。只见他穿一身赤红团蝠便服，头上并未戴冠，只是简约地插一只古拙玉簪，长身玉立，朗朗丰神，虽已过而立，却依旧风采灼灼，眉目俊美，与我想象中的富态体貌相去遥远。

他神韵温婉，朗朗道：“岳某不才，得蒙各位不弃，接连几载为金陵城选举花魁，为的是与大家同乐。今日就让我们尽兴地欣赏佳人风采，得花魁者赏金千两，以示祝贺。”台下欢呼之声，一片压过一片。

他说完坐下，气定神闲地望着台上。

莹雪楼的妈妈再度站出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比赛就此开始，请姑娘们按顺序各自展示才艺了。”

只听见妈妈尖声嗓音喊到：“莹雪楼头牌画扇姑娘。”

画扇朝大家微微福了下身，优雅地坐下，面前已有侍从为她摆好古筝。她轻拂缥缈的衣袖，玉指晶莹，刚落到弦上，已是惊心。瞬间已是清泉流淌，淙淙泠泠。只听她边抚琴弦边唱道：“古意寻来画未明，先推旧韵入新声。幽情还寄窗前竹，万紫千红依似青……芳帘微卷梦未真，细雨空庭烟景匀。别露桃花树树泪，不及梨雪一枝春……”

一曲清筝，似潇湘水云，意浮山外，韵在天边。我心中暗自惊叹画扇的琴艺，更惊心的是她几首竹枝词婉转生动，风韵天然，似有寄意，却翩然盈巧。

只见画扇起身，案前早已设好了笔墨，她轻蘸玉墨，似春风铺展，明月莹怀，转瞬间已将方才所唱的几首竹枝词挥洒出来，若梨花坠雪，蝴蝶纷飞。

妈妈顷刻间已将画扇的字夹于身后连好的丝线上，墨香随风倾洒，更显得字体风流飘逸。

画扇这领头一举，后面的人想要超越怕是难了。

“下一个迷月渡的瑶沐姑娘。”

话音刚落，只见瑶沐已舞动水袖，在台上似彩蝶翩跹，瞬间天上微云轻卷，波中碎影摇荡，飞花弄露，不胜妩媚。

一支舞毕，只见她海棠娇靥，梨花雪面，如会草长莺飞意，似融燕子归雨时。

瑶沐的这般惊艳之举，亦是我之前所不知的，确实出我意料之外。想必台下的看客，已是醉眼迷离，心扉荡漾。

“下一个慕彤院头牌施蓉蓉姑娘。”

“杏藜楼头牌流珠姑娘。”

“下一个翠琼楼头牌殷羨羨……翠琼楼头牌殷羨羨……殷羨羨……”只听到妈妈尖着嗓子大声喊了三遍，却不见殷羨羨上台来。大家屏住呼吸，等待开始变得焦躁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就听到毓秀阁内传来尖叫之声，大家慌忙往里赶过去，我也随着走了进去。见翠琼楼的妈妈在那大声哭喊：“羨羨……羨羨……这是怎么了，啊……”

殷羨羨斜靠在椅子上，双手垂下，脸色惨白，已毫无血色。有人上前去，将手移至她鼻间，摇头叹息：“已无呼吸了。”

此刻，翠琼楼的妈妈哭声更大，厉声道：“这是做什么孽啊，妈妈我费了这么多心思在你身上，你怎么就这样无缘无故地死了。”她边哭边摇晃着殷羨羨的身子。

这时画扇走至我身旁，抓紧我的手，我见她脸上亦有些苍白，想必是被这突来的事件吓得。我心中也有些发颤，不知这事究竟为何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毓秀阁内喧哗之声、喊叫之声夹杂在一起。岳承隍和前排几位官员也匆忙挤了进来。只见他一脸的疑惑，问道：“发生何事了？这般喧闹？”

翠琼楼的妈妈抓住岳承隍的手大声哭道：“岳大人，你可要为我们翠琼楼做主啊，查查这到底是哪个天杀的干的事，把我们羨羨姑娘给害死了……”她边哭边跪在岳承隍脚下，紧紧扯住他的袍子。

岳承隍弯身将她扶起，安慰道：“妈妈放心，此事我定会查清。”说完，接着问道：“今日可有什么蹊跷的事发生？”

妈妈思索片刻，道：“并无有何蹊跷之事发生啊。”她眉头微皱，仿佛想起了些什么，尖声喊道：“烟屏……烟屏这死丫头哪儿去了？”边说边四处张望。

此刻我心想，不好了，烟屏不会因方才之事受到牵连吧。我也四处望了望，却不见她。大家都嚷声道：“烟屏……烟屏去哪儿了？”

一片嘈杂之间，只见烟屏从人群里挤了出来，额头渗出许多汗，神色慌张，呼吸急促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



“啪”，妈妈上前对着她就是一记耳光，呵斥道：“怎么了？你干的好事你知道。”烟屏往后一个踉跄，转而看着靠在那面无血色的殷菱菱，想来心里已明白几分。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一步一步移至殷菱菱身边，扯着她的裙摆哭道：“姑娘……姑娘……”

妈妈扯住烟屏一把头发，骂道：“别猫哭耗子假慈悲，还不交代，你使了什么诡计，害死了菱菱。我怎么平日就没看出来，你竟这么毒辣。”

烟屏脸色苍白，已泣不成声：“我……我没有……我没有害她啊。”

此刻，岳承陞走出来，对着妈妈问道：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且说来。”

妈妈用手恶狠狠地指着烟屏，喊道：“就是这丫头害死菱菱的，方才就使坏，有意将她琴弦弄断，我才责备她几句，竟这么心毒，要杀人了。”说完，又哭起来：“天啊，这丫头竟这般狠毒，杀人了啊，快把她抓起来。”边喊边死死地拽住烟屏的衣裳。

我实在看不过去，上前说道：“妈妈且莫这般武断，菱菱姑娘究竟是因何而死还不知晓，不能这么就断定是烟屏。”

妈妈眼神锋利地看着我，尖声道：“我当谁呢？这不就是方才那位好心赠琵琶的眉弯姑娘嘛，你这般袒护烟屏这死丫头，究竟是为何？”

我冷冷一笑：“妈妈这是说哪里话？何来袒护，我不过是想请大人弄清事实，可不要冤枉了好人。”我边说边朝岳承陞点了一下头。

画扇赶紧走过来，看着岳承陞，为我辩护道：“我看眉弯姑娘也是一片好心，她希望大人查清事实，一来免得出差错让好人受冤，再者弄清楚了也好让菱菱姑娘安心。”

岳承陞看了画扇一眼，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眉弯姑娘与画扇姑娘说得对，这事需要查清楚再定夺。”他招手唤来了身边的随从，道：“派人去喊来仵作和衙役，先对此事做初步的了解。”

“是。”随从答应着离去。

岳承陞朝大家举了举手，道：“这事就先这样，闲杂人等一概散去，等衙役和仵作来了之后，有了初步的定夺，再做打算。”见他朝莹雪楼的妈妈使了个眼色。妈妈大声嚷道：“都散了去吧。姑娘们，你们各自准备，一会儿选魁还得继续。”

那些闲人都逐渐走出了毓秀阁，只剩下参选的歌妓，还有随来丫鬟和妈妈们。

我越想此事越觉得疑惑，便走到烟屏跟前，问道：“你方才去了哪里？”烟屏轻声抽泣着：“刚才我弄断了琴弦被责罚后，小姐说她觉得头疼，忘了带药，让我赶紧回翠琼楼去为她取药。”说完，她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精巧的小红瓶子。

“头疼？这是何药？”我指着那瓶子问道。

“雪香丸。我家姑娘有头疾，一直服用这药。”烟屏说着。

我沉思了一会儿，道：“那就是说翠琼楼里有人见你回去取药了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”烟屏赶紧点头。

翠琼楼的妈妈急忙走过来，对着我说：“听眉弯姑娘这话，是说此事与烟屏这死丫头无关了？”

我看了一眼大家，道：“我只是想问清楚事实。”

妈妈冷笑道：“我看事实就是烟屏这死丫头害人，故意找借口离开此处，以为去了翠琼楼就有了不在场的证据。”妈妈仿佛悟到了些什么，用手指着烟屏，惊声喊到：“哎呀，我怎么没想到你竟有这心机，还知道为自己设计不在场的证据。”吓得烟屏直往后退，身子抖得更厉害。

我心想，这妈妈果真是厉害，她竟可以脱口就给人扣罪，歪理一大堆，跟她说话只会更加纠缠不清，莫如等仵作衙役来再想计策。

这时，只见一拨衙役匆匆行来，约莫七八人，手持佩刀，面目严肃。领头的衙役长飞快地扫了一眼现场，眼神落到岳承隍身上，表情随和起来，弯腰唤了一声：“岳大人。”岳承隍点了一下头，朝着殷姜姜的尸体说：“让仵作先看看。”

“是。”衙役长点头。他一挥手，身后的仵作走上前来，他朝岳大人行过礼，走到殷姜姜身旁，打开随手携带的箱子，取出几样检验的工具，摆弄一番。转身朝岳承隍说道：“岳大人，初步检验，尸体并无什么发现，还须抬回衙门仔细检验。”

岳承隍朝大家扫了一眼：“也罢，就照你说的办。”

此时翠琼楼的妈妈朝衙役长行了一个礼，怒目地指着烟屏：“大人，你得把她抓起来，她是杀人的凶手。”烟屏脸色煞白，腿也软了，哭诉道：“我没有……我没有……”不停地摇着头，甚是可怜。

衙役长朝岳承隍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岳大人，这？”岳承隍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这样吧，你先把烟屏带走，等仵作最后的检验结果出来再做定夺。”

我闻言大为吃惊，欲上前理论，画扇已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她对我使了个眼色，我心中明白她是想让我暂时先不要再争论。于是作罢，只能看着烟屏被一群衙役匆匆带走，她那无助的眼睛与翠琼楼妈妈那得意的神情对比，让我心中纠结着难言的滋味。

衙役带着烟屏走后，寂静片刻，才闻得岳承隍说：“好了，方才的事就此作罢，大家准备一下，选魁继续进行。”



众人听后散了，画扇也执着我的手走开。坐下，饮一盏茶。此时的毓秀阁又回到之前那般喧闹，那些歌妓在一旁嬉笑着，仿佛殷羨羡不曾死去，死亡对她们来说，可以漠然至此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，在嘈杂的氛围中，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。

楚钗河畔折双魁

走上台前，又回到方才的情景，参选的歌妓站成一排，个个面容娇艳，至于殷羨羡来与不来，无关紧要。想来有些人反倒希望她不来，也算得上少了个竞争对手。于我来说，也不重要，面对她的死，我似乎也是那般木然。

依旧是初春明景，河水融碧，柳幕垂烟，东风摇花枝而动荡，晴光耀波水而璀璨。这样的景致踏青赏春是再好不过，台下的看客笑语盈盈，画舫的游人浅饮低酌，只待欣赏花魁的无边风韵。

坐在前排的岳承陞满面笑容，见他起身，双臂一举，朝大家说道：“方才因一点儿意外耽搁了比赛，现在选魁继续，大家敞开心怀，尽情赏阅佳人风采。”说完，大家奋力鼓掌，情绪激昂。

莹雪楼的妈妈一脸的笑意，朗声宣布：“下一个——春柳院头牌柳无凭姑娘。”

“柳无凭”我在心中低低念道，这名字倒十分别致。见她轻移莲步，一袭柔软浅翠裙衫，珠钗摇曳，袅娜身姿，娟娟人儿，果真如弱柳凭风，幽幽楚韵，甚是动人。端坐下来，怀抱琵琶，朝看客轻柔微笑。只见她玉指轻漫，珠落滑吟，边弹边唱道：“乍暖芳洲寻翠缕，凭桥人迹香踪。罗衣闲步两从容，青山花若梦，碧水柳痕空……漫把杏衫芳露记，凌波多是前衷。琴丝拂乱月蒙蒙。风残知梦远，春上小桃红。”

一首《临江仙》看似热闹，实则娇懒，看似馨欢，又生愁怨。她翠冷的琵琶，拨响了莺声柳浪，嘹亮的轻歌，独醉于蝶梦春光。这位柳无凭美人的才艺，确实令我刮目相看。我又想起了殷羨羡，不知她漫抚琵琶又会是怎样的韵致。琵琶，我想起了我的琵琶，她死了，我赠与她的琵琶去了哪儿？大概是被遗弃在毓秀阁内某个角落里了，只是随了我两年的琵琶而已，我可以做到对它漠然。

再看一眼柳无凭，娇羞盈盈，楚楚动人。看来这秦楼楚馆，虽为烟花之地，却不乏国色佳人。想我虽生在普通人家，可自幼爹娘亦请好的师父教我琴棋书

画，虽不及富家小姐那般高贵，却也天资聪慧，不落人后。奈何命运摆布，无端落入青楼，说是好听，选夺花魁，实则不过是在人前卖笑，供人赏玩罢了。

我低低叹息一声，告诉自己，一会儿我取这春景题一首诗作罢，这莺燕婉转，轻歌曼舞我虽也喜欢，却实在不爱在人前摆弄。况我本无心争夺什么花魁，又何必为难自己。

正当凝思之际，已听见妈妈尖细之声喊道：“下一个——鸳鸯阁头牌许墨荷姑娘。”

我抬头看去，且见这女子着绿荷色裙装，头上插一朵翠芙蓉，耳上垂着翠玉清珠，一袭碧绿，袅袅青幄，又是另一番风味。上苍造就这些冰清骨肉，却也真是费了不少心思，各取其色，各得其韵。

不只这位墨荷女子展示的又是何等风采。她临于案前，携起素笔，轻蘸水墨，转身往摆设好的屏风内侧的白丝帛上幽点一蕊绿墨，接着轻轻点点，一朵荷叶已绽开。只见她并未再点荷露，却另择一处描摹画桥，之后又转回荷叶处描上轻舟。再蘸墨时却不再落笔，眉间似蹙，面露难色。台上台下之人屏住呼吸，且等她继续泼墨挥洒。她脸上一青一白，玉手一颤，毛笔竟然落地，瞬间墨色飞溅。

我双眉挑起，心中暗想：不好，这许墨荷定是哪里不舒适，今日若出此败笔，日后恐对她不利，鸳鸯阁的头牌封号也难保住了。

我不等思索，拔下玉簪，几根青丝也随着一齐带下，我将青丝绕上，且当羊毫，轻蘸颜色，便在丝帛上一阵飞花琼舞，刹那间一幅初夏暖景映在眼前。只见画境在春风中徐徐展开，清波点漪，露玉含银，碧荷舒卷，菡萏香飞。池外芙蓉凝雪袖，桥上烟云逐明霞，舟下白鹅啄碧水。更有莺歌穿柳，浣女临池，盈盈娇笑，落落翠裳，或撩水相戏，或嬉闹逐波。偶有白蝶翩舞，逐香而去；玄燕斜徊，戏水争飞。

画笔一落，已听见一声清朗之音高喊：“绝妙！绝妙！墨添高咏之趣，景浓卧画之姿。池中菡萏点波，水上舟箫远韵，真乃人间绝画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这一年轻男子已站在离我不远的前端，穿一袭锦绣华服，头戴赤金簪冠，丰神俊朗，气宇轩昂，面如粉玉，美目灼灼。

我赶紧低下头，已觉得面上灼热，想来已是红若流霞。方觉得自己已在无意间露了锋芒，赶忙说道：“我与墨荷姑娘本说好，二人合画一幅夏日之景，她已为我描好底色，而我只是稍加修饰罢了。”

话才说完，更觉后悔，我与墨荷素日并无来往，且明眼人知道她方才已出差错。若是了解的便说我为她解难，不知的人还以为我故意争显锋芒，夺人眼目。